

流 浪 碑

唐应坤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唐应坤 著

流·浪·碑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泪碑/ 唐应坤著. --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518-0587-2

I. ①流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3822号

流泪碑

唐应坤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
电 话 (029) 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渭南市长诚印务责任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400千字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
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30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0587-2

定 价 38.00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om>

人 物 表

- 杜文发 (三桥镇学校教师,杜文斌之兄,杜越生、杜同生之父)
- 杜文斌 (杜文发之弟,杜少生之父)
- 吴仲秋 (古塬县计委干部,杜文发之表弟,朱永新的老同学)
- 杜越生 (杜文发之大儿子,岳彩琴之夫,古塬县商业局长、副县长)
- 杜同生 (杜文发之小儿子,杜越生之弟)
- 杜少生 (杜文斌之子)
- 岳德顺 (岳百顺之兄,杜文发的好友)
- 岳百顺 (杜文发的亲家,岳彩琴、岳花琴之父)
- 马 氏 (岳百顺的老伴,韩白妮之母,原籍甘肃人)
- 岳彩琴 (杜越生之妻,岳百顺之女,岳花琴的姐姐)
- 岳花琴 (岳百顺之女,艾昌松之妻,岳彩琴的妹妹)
- 朱永新 (西北农机二厂政工部门负责人,吴仲秋的老同学)
- 艾昌松 (岳花琴的丈夫,西北农机二厂工人,业余书法爱好者)
- 党彦民 (杜秀秀之夫,西北农机二厂工人)
- 杜秀秀 (杜文发之女,党彦民之妻)
- 向大胜 (古塬县副县长)
- 谷之香 (向大胜之妻,亦称“向夫人”)
- 阎尤良 (绰号“小黄”)
- 黄一放 (杜越生的老同学、乡友,韩冬的文友,隽芝的丈夫,文学爱好者)
- 隽 芝 (黄一放的妻子,西北农机二厂工人,文学爱好者)
- 黄明放 (黄一放的弟弟,杜同生的好友)
- 樊土改 (杜越生的乡友,西北农机二厂工人)
- 任兴真 (古塬县第二人民医院大夫,樊土改的岳父)
- 金孝仁 (杜越生的战友,西北农机二厂汽车司机)
- 王远东 (杜越生的战友、好友,原籍河北人)
- 韩 冬 (古塬县韩坡镇公社韩坡大队一队人,秦腔剧作家,黄一放的文友)
- 章 福 (原名章学夫,谷之香的前男友,原籍山东人,城关木器社承包人)
- 庄跟社 (淳耀县人,木工,章福的女婿)
- 田存来 (古塬县供销社主任,商业局长、副县长)
- 张孜华 (古塬县供销社政工组长、县供销社主任)

张天赐（永丰县委副书记，古塬县县长）
李栓牢（绰号“李大勺”，厨师，县供销社炊事员）
顾博民（永丰县人，西北农机二厂技术员，永丰县科技副县长，潘娟之前夫）
潘 娟（西北农机二厂、县商业局职工，某局副局长）
方子尊（古塬县东贤镇人，同州铁校合同制教师，古塬县民警）
韩白妮（韩冬的前妻，方子尊的妻子）
袁兰兰（古塬县人，杜越生的同乡、同学，同州铁校合同制教师）
高东霖（同州铁校体育教师、副校长，古塬县公安局副局长）
郑双平（绰号“卷毛”，西北农机二厂工人）
常小菲（“卷毛”的女友）
姚二狗（城关十四队队长，绰号“瘸子队长”，冯丽婷的前夫）
冯丽婷（西北农机二厂工人，姚二狗的前妻，王远东的妻子）

引 子

当今,人们一旦说起“无字碑”,津津乐道的就是乾陵“七节碑”东边耸立着的闻名于世的武则天的无字碑。这通无字碑通身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石,高7.53米,宽2.1米,厚1.49米,重量约100吨。由于碑面共雕刻有九条螭龙(碑额阳面正中雕有一条,左右两侧各四条),故亦称“九龙碑”。不少史料称这通“无字碑”在全国独一无二。

殊不知,在陕西省富平县凤凰山的唐中宗定陵前,曾经有一通比乾陵“无字碑”更为巨大的无字碑。

唐中宗定陵前的这通“无字碑”,高9.3米,宽2.3米,厚1.7米。碑身、碑首采用一块巨石琢成。碑首浮雕螭龙,纠缠盘绕,生动美观。应当说这才是全国最大的无字碑。这通无字碑前曾有许多石人、石马、鸵鸟等,队列长达5公里,阵容十分壮观。这些石刻,雕琢粗犷,造型逼真,高大宏伟。可惜这些地面文物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几。现仅存石人一对,石狮一尊。

这通无字碑的高度、宽度以及厚度在无字碑中为最大,还不算奇。最奇的是这座无字碑像人一样会流泪,所以人们还叫它“流泪碑”。一年四季,它总是泪痕斑斑,常使参观者也感伤不已。

那么,这通“无字碑”哪里去了?这通“无字碑”就毁在当年“破四旧,立四新”运动中。当地人把“无字碑”推倒后,有个石匠把石碑凿开,凿成72个石碾子和上百个白窝。多么愚昧无知,多么无法无天啊,千古罪人哪!

是石碑,却无字,又流泪,那肯定隐藏着极神秘诡异的故事了。

其实,我要叙述的故事与无字碑无关。要说有关,是因为石碑就是一种文化,泪水也是一种文字。石碑和泪水都无声地记录和传达着情感。于是,此书就选择了用《流泪碑》做书名——仅此而已。

杜越生前年参军，在部队义务兵服役期未满就复原回家了。

回到杜家村家中的杜越生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，最纠结在心的就是自己今后的前途问题。他觉得自己从此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打牛后半截子的事，既于心不忍又于心不甘。

杜越生原名叫杜月笙。是“文革”前期他父亲杜文发将“杜月笙”改为杜越生的。当然，原名也是他父亲给起的。

古堰县刚解放那阵的某天，杜文发看到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中，有人吹奏着一把由十三根长短不同的竹管制成的乐器。听行家说，那乐器叫笙，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乐器，属于簧片乐器族内的吹孔簧鸣乐器类，是世界上现存大多数簧片乐器的鼻祖。笙发音清越、高雅，音质柔和，歌唱性强，具有中国民间色彩。杜文发头一次听到笙的演奏，就打心眼里喜欢。那乐器他原先好像在什么教堂里见有人吹过。

杜文发看着长长的游行队伍过去，余兴未尽地朝家里赶。在前脚踏脚进门的当儿，就听见清脆的婴儿哭啼声从屋里传来。杜文发的老婆生下了一个胖小子。杜文发走进屋里，见那孩子还在曲里拐弯地哭了几声，那哭声简直就像是有人在吹笙。后来，杜文发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杜月笙。

某日，杜文发在一个偶然的时机，看到了一本杂志上介绍杜月笙的资料，当时就把杜文发吓出一身冷汗。原来，中国近代史上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叫杜月笙的人物。资料上详细介绍到，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，他从小混进十里洋场，成为上海最大的黑社会青帮帮主；他文质彬彬，却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；他为虎作伥，却又有着鲜明的爱国心；他狡猾、奸诈，却又很讲义气，他出身贫民窟却又成为涉足娱乐、文化、教育、金融、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；他出入于红道、黑道，游刃于商界、政界。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有着极其传奇的人生。

杜文发虽然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，对类似杜月笙这些人的历史资料不是很有兴趣，所以在这方面熟悉和掌握的资料也就不多。但一想到自己儿子的名字“杜月笙”三个字，他不由得联想到他的好友岳德顺因给自家孩子起名而所遭受的厄运。岳德顺将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爱国、爱民、爱党。可是，在“文革”伊始，就有人认为岳德顺将三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就有“爱国国民党”的反动思想。岳德顺一听到这种说法和议论的风声，就赶紧一路小跑从西流大队几十里地来家找他商量。刚刚一商量完就赶紧赶往生产大队部去给儿子改名字。大队会计问改叫什么。岳德顺脑子也转得快，一想到整天唱的歌儿“工农兵，革命路上打先锋”的歌词，立即回答道：

“三个儿子就按顺序,将名字改为爱工、爱农、爱兵吧。”在更改三个儿子的名字的问题上,尽管岳德顺眼睛亮,下手快,名字全改过了,但在后来还是没有躲过被批斗、戴高帽、游街的下场。

杜文发连夜赶紧找生产大队会计,打听改名字的手续怎么弄。他说,儿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,够幸福的了,就将儿子的名字原来的“月笙”两个字改成谐音“越生”吧。其名的意义在于表达儿子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出生并成长的。

1967年底国家征兵,东流大队就只有一个招兵名额。杜文发就赶紧低三下四地去求爷爷告奶奶,跑上跑下地找关系托门子。杜越生顺利地通过了报名、体检、政审,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。杜越生所在部队就驻扎在陕西的邻省甘肃省的西南部某地。

杜越生参军入伍可算得上顺风顺水。但是到了队伍上,杜越生干了还没满三年的义务兵期限,就提前被复员回家了。乡亲们私下有人说杜越生是因为在部队打猎时枪走火伤了人了,有人说是犯了政治错误了等等,反正说来说去,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一清二楚。

农村当父母的千方百计让孩子参军,明着说是为了积极应征保家卫国,其实好多人让孩子当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沾国家政策的光,复员军人回来后国家在城里给安排工作,孩子端上吃公家饭的饭碗,以改变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生活现状。所以,好多人费尽周折寻情钻眼,争相请客送礼。

杜文发当年让他大儿子杜越生参军,目的也是一样。就是为了日后一旦儿子复员回来,就再也不干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挣不到几毛钱的事了。杜文发毕竟是一名教师,在外面认识的人比一般村里人多。他起码认识好多学生的家长,个别学生家长还是有一定身份或权力的。但是,儿子三年服役期未滿,就不明不白地回来了,好让杜文发熬煎。杜文发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好觉,心中如乱麻一般,一时半会也理不出个头绪。一个人喝喝闷茶,再就是吧嗒吧嗒抽抽闷烟。杜文发想来想去间,突然把烟锅子在鞋底上一弹,站起来对着内屋的老婆子喊道:“星期六去磨点麦面,把面收得白白的。”

老婆子不解地问道:“咱家才磨过面不几天,面瓮里的面还多着呢。”

杜文发吼道:“叫你磨你就磨!啰嗦个啥?我改天要到县城他姨家去一趟。”老婆子知道大儿子回来,老头子心中多少天来一直不舒坦,也就不吱声了。

杜越生正在房子里和同村里的老同学樊土改聊天,听见老两口高声嚷嚷,就走出房门。对母亲说:“妈,大队的电磨子还在黄家祠堂吗?你把麦拾掇好,我去磨。”

母亲答道:“还在黄家祠堂。电磨子现在换成新的了,磨面挺省事。我一个人去就行。”

杜越生说:“还是我去吧。管电磨子的黄一放和我同岁,自小就是同学、好朋友,我正想去见他。一放一定会把面磨得细细的,收得白白的,或许还少算电费哩。”

回到屋，杜越生继续和樊土改聊天。樊土改和杜越生说起来称作老同学，其实是在上完小时的同班同学。樊土改家是爷爷那一辈时从河南逃荒来到关中，当年爷爷靠在三桥镇上到处给人打短工，后来就在当地结婚生子成家过活了。大前年，樊土改家不知怎的和县武装部的政委扯上了亲戚。好像说武装部政委的妻子在河南老家是他家的表亲。古塬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按照中央要求一律坚持“一元化”领导的原则，县武装部政委自然就是县革命委员会主任。县革委会成立不久，不满17岁的樊土改就以学徒工的名义被招到西北农机二厂当了工人，不久前才刚刚转正。据说，樊土改在农机二厂工具车间上班，工种特好，是工具钳工。樊土改那工作叫杜家村周边十里八乡的青年人羡慕死了，那工种也让农机二厂的青年工人羡慕死了。杜越生今天约樊土改来，就是想托樊土改，通过他的那位县革委会主任表叔的面子，在自己复员安置工作问题上帮上一臂之力。

回到屋子，杜越生感叹道：“我说我混得背，还有人比我混得更背。那黄一放混得才叫背呢。你肯定休假回村后常和黄一放接触吧？”

“咋能不接触？一放那人家在咱三桥镇一带多有名呀！十里八屯谁不知晓？”

杜越生说：“在三桥镇一带有名，那到底算什么档次的名气呢？”

樊土改说：“黄一放要在当年‘文革’中参加的是‘红联委’那一派队伍的话，就凭写字、写文章那两把刷子，肯定没有今天这么背，肯定不愁没有工作，绝对能混个人模狗样。”

“你说那两派呀，那时我们一帮学生，谁知道‘红筹委’和‘红联委’谁是谁呀？一个叫红色造反者筹备委员会，一个叫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，光那名字好多人都往往搞错。黄一放也是糊里糊涂地就加入了‘红筹委’，又偏偏因了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被那‘红筹委’一派抽去编辑‘红筹委’的那个《红色造反者》派性报纸。后来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，他们那‘红筹委’一派失势了，黄一放差点被划为‘三种人’。再加上他家的成分是上中农，那就等于富裕中农也，不得了也。招工、当兵、上学都没向了。被推荐到三桥学校当工分教师，当了没多长时间，就被辞退了。多背呀！”杜越生说。

“不过在前年秋天，黄一放遇到了一个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。县上在全县招考四级教师，黄一放在全县考了个第一名。我对他说：‘一放，你在县上找找人，如今呢，教师招考考试是考试，录取是录取。’你猜黄一放咋说？”樊土改说。

杜越生问：“咋说？”

“咋说？他说：‘县上再胡日弄、走后门，他们还能把我这个第一名给日弄黄了不成！’结果，他等到今天，也没有收到县上的录取通知。前年吧，他去县上有关部门询问，人家回答道，四级教师的招收问题早在前年底就彻底结束了。”樊土改停了一会又说道：“你看多遗憾。谁知道正儿八经的事如今就搞得毫无规矩可循。”

杜越生说：“黄一放在上初中时语文成绩就很出众，特别喜欢写诗歌，作品就曾在报纸、杂志上发表过。那真算得上是个文学天才。”

樊土改说：“不过，在我们生产大队，黄一放还是挺被看得起的，叫他管电磨子，是个轻省的活路吧？每天有固定的十个工分；大队、信用社常请他去做账，也挺好。黄一放现在的‘老大难’就是一直找不到对象，人家都嫌他家是‘富裕中农’，家庭成分太高。”樊土改停了一会，接着说：“黄一放人家还是灵醒，又有文化又好学，在三桥镇几个公社的大队电工中，技术被公认是最好的。镇上供电所、公社农械厂、机修厂都经常请他去帮忙解决一些技术难题。不过，黄一放就是不安生，前几个月，他又写了什么新诗，诗名叫什么《石磨盘谣》，差点又惹出麻烦。”

“那诗写的是啥内容？写石磨子还能写出个啥问题？难道和阶级斗争又挂上了？”

“我也记球不下。哎，我这儿有，我抄了下来看看去也球看不出哪儿有问题。你看看。”

杜越生接过那张经不起褶皱的黄不溜球的三合纸，那几句是这样的：

圆圆的石磨盘哟，
转哟转，
没有忧愁，
没有哀怨。
背负着沉重，
在压碾下旋转，
在旋转下压碾。
然而，
纵使有情；
也是在磨蚀着自我，
嗟叹着难以平复的熬煎。

圆圆的石磨盘哟，
转哟转，
不会偷懒，
不会疲倦。
飞速地向前，
在祈盼中低吟，
在低吟中祈盼。
但却，
全是徒劳；
永远的兜圈于原点，
重复着无法挣脱的羁绊。

杜越生细细看了几遍,说道:“我也读不出个啥球意思。不过,那又能惹出什么麻烦呢?”

二

古塬县城是一个有着二千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城。古塬县城的土城墙及名称也都奇特无比世所罕见,那城号称斩城,高阜斩壁的县城就盘龙卧虎般耸立在那座孤立的土塬上,所以叫作古塬县。古塬在西周时为京畿首辅,秦汉名邑。从秦厉公二十一年建县,古塬县名由于县城历次变迁,多次改名,到了明代才确立为古塬县。

古塬县城的最鲜明的形象标志,就是在县城墙的东南角城头,巍然高耸着一座“荷苑阁”。在西边不远处,还有隋末一圣佛舍利宝塔巍然挺立。荷苑阁与圣佛塔相互衬映,相得益彰,有如大雁塔、钟鼓楼与之长安,延河桥、宝塔山与之延安,为古塬平添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荷苑阁始建于清同治八年,五十多年前的民国初年,毁于兵火。民国十二年重修为砖木结构日本式三层楼。荷苑阁青砖蓝瓦,朱门木阁,雕梁画栋,飞檐翘角,以其独特的雄丽轩敞伫立县城东南角。来古塬的客人不曾登古城,但可远远望见荷苑阁。

荷苑阁名从何来?重要因素就是“南湖烟雨”的胜景所致。明清伊始,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,古塬城南十里莲湖,湖岸杨柳依依;千顷碧波,波间鱼跃蟹戏。稻香漾四野,莲荷染平畴。乱插桃花红点点,倒垂柳枝绿碧碧。此情美景,令人陶醉。清初古塬县知事写诗赞颂南湖烟雨曰:

南湖一碧本如天,
细雨空蒙更可怜。
石燕衔花云叶乱,
梁鱼出水浪纹圆。
高低翠合峰峰隐,
远近青浮树树连,
最好风吹烟影破,
书声遥送过前川。

清代康熙年间还有位诗人作诗《城南即事》,盛赞古塬城南美景,诗云:

邑城风物似河阳,

寒食杏花万树香。
十里蒸霞横翠巘，
多时带雨绕红梁。
酒旗影露烟村晓，
牧童声流野照长。
柳絮青黄芳草绿，
王孙归路占春光。

城南的湖水来自古城西北方向十七八里地的温泉河，当地老百姓叫温泉河为“母猪河”。缘由是这条河的河道上遍布大大小小的冒着水泡的温水泉眼，如同母猪的奶头一样多而有序地排列在河沿。流水清澈见底，冬不结冰，常年不断。温泉河水曲曲弯弯迤迤而来，在接近古塬城时，分成两条溪流分别围绕城北、城南，至城东复汇为一流，洋洋洒洒奔东而去。

杜文发为了儿子的事去找表弟吴仲秋，所带的礼品就是老婆子用上好的麦面烙成的石子馍。可别小看这“石子馍”，这可是古塬县的一道特色面食。“石子馍”除了爽口劲道越嚼越香以外，还有便于携带、食用方便和久放不坏等特点。在口粮特别是麦面奇缺的年月，走亲访友时带上这些麦面食品，便是最实惠和高规格的礼品了。

这“石子馍”的名字缘何而来？盖因这种馍的制作方法非常别致。石子馍的奇特之处是将其埋在铁锅中烧得滚烫的小石子中间烤成。馍熟之后的两面布满有石子压成的“凹”状小窝窝，所以称其为石子馍。

烙石子馍的石子，是人们在青石河滩石子堆中一颗一颗精挑细选而来。那石子规格要求约小孩家玩的那弹球般大小，而且要个个圆润，珠珠光滑。将石子在青石河的水中仔细洗了，带回家再洗一遍。晾干后，放在烧煎的油锅里翻炒，煮炒后的石子才能用来烙馍。做石子馍的铁锅也不是普通的铁锅，而是一种特制的专用于做石子馍的平底铁锅。

做石子馍的用面也很讲究，要选用上等的又白又细的麦面发酵。面发好后，掺进菜油、鸡蛋和花椒、椒叶、茴香等各种调料，然后将面团在面盆中反复搓揉直到均匀柔韧方可。再将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擀成一张张圆圆的大小薄厚不一的面饼。

烙馍的铁锅中几乎盛满油光发亮的小石头子。锅下，必须用柴火慢慢地均匀加温。石子热了以后，用铁勺舀出一小部分，放在旁边待用。圆饼擀成，随即放到铁锅中的石子上，再将舀出的热石子均匀地覆盖在圆饼上面。随着铁锅和石子的均匀升温，持续大约十分钟光景，形状圆圆的“石子馍”就出锅了。

石子馍有时也叫锅盔，直径像脸盆般大小的叫大锅盔；像烧饼一般大小的叫小锅盔，或叫“饽饽馍”。另一种石子馍和锅盔相似，只是擀得很薄很薄。由于其形体

大小与乐队敲打的铜锣一般,有人把这种石子馍叫“锣锣馍”。

几天前,杜文发就和校长作了交流,专门把自己的上课时间进行了调整。星期一一早,他就带着石子馍和新碾成的小米,从三桥镇火车站搭火车直达县城。

五六年前,杜文发曾来过县城。那时的城南,风光旖旎美不胜收。远远望去烟波浩渺,湖光潋滟。稻田边,柳絮弄影鸟鸣蛙鼓;莲池中,叶碧荷丹蝶舞蜂绕。但这次来到,他见到的是温泉河的流水有气无力苟延残喘,水草丰茂鱼游蟹乐的景观已难得一见。稻子莲花的领地渐渐遭到销蚀,幸存的一部分的水田被挤到城墙根下,被切割的支离破碎,一小块一小块地各自为政互不连接,孤独无助地喘息着,猥琐着。

杜文发沿着当年稻子莲花的阡陌小径,直奔表弟的家。吴仲秋虽然在县革委会机关上班,住的是县革委会的职工宿舍。那宿舍一般住着三四个人,除了上班方便外,好像别无他长。于是,吴仲秋就和妻子以每月两元钱租金,在县城城根下一户农家租赁了一间瓦房住着。

杜文发到表弟家里,房东告诉他说吴仲秋两口子都上班去了。杜文发便将所带的馍和小米放在了房东处,自己径直来到了老城上的县革委会。

县革命委员会就设在“文革”前县委、县人委。原来县委和人委虽然开了两个大门,但由于当年“两委”人员就餐同在一个食堂,所以“两委”后边是相通的。杜文发走到县委门口,发现原来的县委大门已经被堵上了。而古堰县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就挂在当年县人委的大门东边墙上。走进大门一打听,才知道表弟在生产组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上班。

他来到了表弟的办公室,只见表弟正在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客人说话。表弟让表兄坐下,并向客人介绍说来人是表兄,也接着向表兄介绍了客人。表弟告诉表兄说,客人叫朱永新,是从陕北的米脂县来的。原来和他在顺阳市读高中时是好友,从西北农业学院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陕北工作。好友的父亲原籍是江苏苏北,是50年代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干部,“文革”前是县财政局干部,他家落户在县城东边不远的一个村子。好友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制造专业。为了照顾家里,也能从事、发挥他所学的专长,前几年省上在我县辖区筹建的西北农机二厂刚刚投产,他想调动到这个厂工作。接着,吴仲秋对客人说:“西北农机二厂和咱县革委会经常打交道,他们厂在建设中有很多事情要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,好多事情和关系的处理都要靠县上支持和协调。在人事调动方面,我和他们人事部门的领导经常交往,与他们厂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很熟悉。”

“那就靠老同学了。”客人见吴仲秋的表兄从大老远赶来,肯定有要事相商,也就起身告辞了。吴仲秋送朋友到门外,两人还小声嘀咕了一阵,才握手道别。

杜文发压低声音向吴仲秋说明了来意。吴仲秋听罢,心中不由咯噔了一下。心想,如今复转军人安置分配工作就在自己所在县计委办理,而且自己就是主要办事员之一。按说,表兄儿子的事自己完全马上可以给表兄吃一颗定心丸。但是,表

兄那儿子服役期未滿就早早回来,究竟犯了什么事?是受了处分,还是……他告诉表兄说:“这样吧,还是让我先到县武装部看看档案。能办的事我一定办。如果档案上有过于严厉的处分记录,那我可就没辙了。我不管事情办得咋样或有何情况,都会及时和你联系。”

杜文发离开县城,就没直接去火车站坐火车回家。他步行着,向二十多里路外的姨妈家走去。一路走一路想,自己生有一女两儿,如今这女儿出嫁了,好说歹说还嫁给了西北农机二厂的工人。女婿家尽管在山畔上,队上自然条件差劲些,家里弟兄们多,但好赖女婿每个月多少还有四十多元的固定工资,日子还算是能过得去嘛。这大儿子要是没有个工作,要是留在生产队里参加生产劳动,按去年生产队的决算,一个劳动力干一天,才能分到七分钱,买一张邮票还差一分钱呢。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。他急急忙忙赶去姨妈家,就是要告诉姨父、姨妈,说是大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来了,希望要姨父、姨妈要好好给儿子吴仲秋说说,想办法给咱杜越生安排个好一点的工作。我杜文发可只有表弟吴仲秋这一点关系呀,他要是把这事办不成,那可咋办呀。杜文发似乎都不想继续想下去,大儿子要成家,要盖房,现在一家人连肚子都混不饱呀,还有二儿子,……他坐在路边,吧嗒吧嗒抽了一袋烟,过足了瘾,起身向着姨妈家走去。

送走了表兄,吴仲秋就去了武装部,找到了操着满口广东普通话的丁参谋。一说到杜越生三个字,丁参谋就问道:“是你的亲戚?什么亲戚?”

吴仲秋如实相告。丁参谋就说道:“几个月前杜越生被所在部队送回来时就是我接收的,他档案中没有什么记载。只写着‘不适宜于部队工作’。”

“那为什么服役期未滿就被遣送回原籍呢?”

丁参谋说:“部队来说,你那亲戚娃儿犯的是鸡奸,好像又不是。是和另一男娃晚上在床上耍,被连长查哨时发现了。那个男娃也让提前退伍了。”

吴仲秋稍作考虑后就打探道:“怎么会有这等事?不过,杜越生的档案中没有犯有什么严重错误的记载,这亲戚娃就完全可以按正常复员军人安置。”

丁参谋说:“他就是复员军人呀。不就是离义务兵服役期滿差三四个月吗?”

三

几个月后的一天,杜文发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。他的老婆子拐着小脚,小跑似的来到学校。她见到校长就说,我那小儿子高烧不退,想叫老杜回去一趟。校长看了一眼老太婆匆匆忙忙的样子,就高声喊:“杜老师,你把你今天下来的课暂给哪个老师交代交代。你老婆子叫你回去一下,说小儿子病了。”

杜文发三步并作两步就朝家里赶。一进门,看见前院里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

飞鸽牌自行车,他就知道是表弟吴仲秋来了。为甚?不是杜文发神机妙算料事如神,是因为他所在的说来也不算小的这个一百几十户人家的杜家村,全村只有一辆旧自行车。再说,人家表弟的自行车后边用红漆清清楚楚地写着“计委(公03)”。谁家的自行车后边写那玩意儿,只有有头有脸的公家的车子才有那样的字样。他赶紧回身,将前门关了。复将门打开,像做贼似的向巷道两边望了望,看清楚此时确实巷道里无人时,才回身轻轻地将两扇门对齐闭合,并推上了门闩。他还不放心地将插上的门闩推了推,知道确实插紧了,才趑身进屋。

一见表弟,杜文发就喜出望外地热情招呼。吴仲秋说:“我嫂子把茶都沏好了。你坐吧。”吴仲秋见表嫂在当面,就说些闲谈话。杜文发知道表弟此行不是来串门走亲戚的,而是冲着越生的工作安置问题专程而来的。杜文发就对老婆子发号施令:“快弄上两个小菜,我还藏了一瓶顺阳大曲,让我弟兄俩好好喝几盅。”

老婆子屁颠屁颠地出了房子门。听着表嫂的脚步声进了厨房,吴仲秋就言归正题了:“咱越生那个事十有八九了。”

杜文发兴奋地点着头:“那好那好。那多亏你哪!越生档案上咋写的?是枪走火伤人?”

这一句话真把对方问了个没头没脑。吴仲秋稍微停顿了一下,说道:“越生不是枪走火的事,档案上写的是不适宜在部队工作,就是像咱们当地人说的不服水土一样的意思。听懂了么?”

杜文发的脑袋像鸡啄米般点个不停。吴仲秋继续说:“所以,你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越生已经列入下一批安置名单了。”

杜文发喜不自胜地说道:“真真谢天谢地了!”

吴仲秋说:“下批安置的企业、单位都很不错。”

“那好上加好。”

吴仲秋说:“现在的退役军人的职业选择,大多倾向于进企业,特别是喜欢进国营大企业……”吴仲秋非常仔细地并分析着,向杜文发谈着目下大多青年人的择业观点和倾向。

杜文发洗耳恭听表弟的高谈阔论,表弟所有的话题似乎都令他感到新鲜,似乎都在自己最关心的范畴。时不时给壶里添满了开水,又给表弟的茶杯斟上。自己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。

吴仲秋继续着自己的观点:“你看,眼下一般人的择业取向也确实是有理由的。‘文革’的余波虽然已平,人们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感到厌倦,对各级行政部门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遭遇不测心有余悸,自然对‘从政’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很多人就极端地认为‘从政’是一个潜在有政治风险或高政治风险的行业。再就是在大中型企业上班,上班来,下班走,直来直去,不和一般人打过多的交道,人际关系简单明了。而且收入、待遇相对好一些。”

杜文发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好在何处呢?”

表弟说：“你听我说嘛。当工人首先吃粮标准高，另外还有工种粮。比如一般干部一月口粮标准是30斤，而一个特殊工种的工人口粮标准是45至48斤。再就是工人比干部、服务人员经济收入也高，并且加班有加班工资，夜班有夜班补贴，每班补贴夜班费0.25或0.30元。特殊工种（如翻砂、炼钢、高温、高空、锻压等）还有工种津贴。”表弟说罢，看了看表兄的反应，想从表兄的脸上读出对自己的观点的认可程度。

老婆子将喝酒菜端了上来，一盘韭菜炒鸡蛋、一盘醋溜白菜、一盘烧茄子、一盘油炸豆腐丝。紧接着，将在开水中烫热的酒壶连顺阳大曲端了上来。杜文发向老婆子交代道：“好好和上些白面，表弟就爱咥咱农村那扯面。”杜文发早就知道表弟的口味，特别喜欢吃关中“八大怪”之首“面条像裤带”的扯面。多年的口粮紧缺，扯面在当地农村十年来已难得一见。在杜家村以至东流大队，杜文发是说的起吃扯面这个话的。因为他毕竟是个国家教师，一个月旱涝保收，有40元左右的工资，27斤商品粮供应。他家的日子在东流大队这几个村子咋说也是算挑梢子的。

本来，表哥俩是要“五魁首”“六六六”一番的，但是今个不行。因为表弟这个身份、来的时机以及要商酌的事情特别特别地敏感，不容许哥俩大呼小叫。酒过三巡，还是表弟先发话：“你说，你想让越生到哪里去？这一批最好的安置企业就是在咱县上新近投产的西北农机二厂，其次还有少量要人单位，有顺阳地区橡胶厂、汽车修理厂、轮胎厂，还有设在顺阳市区的省齿轮厂。”

杜文发接过话茬：“你说的都对。多亏你在正向上。否则，咱越生连安置的向都没有。叫我这一个乡下教师，跑到县上两眼一抹黑，找人看脸送礼寻门路，十年工夫甚或这一辈子将这件事都办不成！喝起，喝起。”他也端起杯，一饮而尽。接着说：“兄弟，咱乡下人说话，你别见笑。你说去大企业好，我赞成。不过，咱越生自小就不是下苦的料。别说犁耩耙耨收割碾打那些农活，就是在咱家，他连开水锅开没开都搞不清楚。将他安排到大工厂里，恐怕越生吃不得苦，拿不动人家的事。那到头来岂不是让咱们空折腾一回？”杜文发看了看表弟的脸色，难为情地问：“你看呢？还有其他行业、单位吗？”

吴仲秋答道：“那你的意思？我一定要先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杜文发说：“兄弟呀，咱不是常听人说嘛，男怕进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现在姑娘找对象，怎么说来着？说是身体要像运动员，长相要像名演员，收入要像驾驶员，工作要像售货员。”杜文发看了看表弟的脸色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当今呀，百姓都说四大行业最吃香，乡间顺口溜说道：‘听诊器，方向盘，人事干部，售货员。’再说，现在看病、出行、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火柴、肥皂之类的些许小事，都成了一般百姓的大事情、难事情……”

吴仲秋一听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“那好吧。”说着，从怀中掏出《毛主席语录》本，翻了几页，从中拿出一张密密麻麻写着人名的稿纸。又掏出钢笔，在杜越生的名字上画了个圈，又在另一个名字上画了个圈。两个名字画了个∪，表明两个名字

作了个对调。然后说：“按你的意见。越生就安排到县工商办公室下属单位去，工商办就和我们在一块办公。到时我给工商办的同志讲明，叫安排到古堰县供销社去上班。咋样？”

杜文发随即叫道：“那当然好啊！”杜文发亲眼看见在自己办来比登天还难的事，经表弟手里的钢笔不经意间轻巧地一划，就梦幻成真了。好佩服好激动哟。他看着表弟的脸，细声问道：“兄弟你现在在你们部门里，算不算得上大拿家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现在县革命委员会是‘一元化’领导。不像过去分县委、人委。如今只分政工组、生产组，我属于生产组。生产组主管工、农、商等方面的工作。我在生产组下属的计委办公室工作，只是一般工作人员。计委办管计划、民政、人事等方面的事，也兼管当下复退军人的安置问题。”

“那我这个当表兄的也算烧了高香了，儿子在人生节骨眼上能沾上他表叔的光，这真是老天给我杜家睁了眼哪！”

“是这，你叫越生就听候通知吧。你告诉越生，千万不能对任何人声张咱两家的亲戚关系！”

杜文发一个劲地应答道：“好，好。知道，知道。”

吴仲秋起身告别：“时间不早了。我还要到其他公社去。”

杜文发的老婆子闻声从厨房出来：“把这些鸡蛋和这几把挂面给她姨带上。”

吴仲秋右手推着车子，左手一个劲地摆动着：“不带，不带。现在家里来人送的鸡蛋、挂面多得很。本来，她姨就叫我给你家带些来，骑车子带这些东西挺不方便。”

杜文发打开了前门，两口子目送吴仲秋跨上车子，出了杜家村的村口，渐渐远去。

四

杜越生被安排到县工商办下属的县供销社上班的事，尽管杜家的人丝毫不敢声张，但还是被村上的人知道了。最早传出这个消息的人不是来自东流大队，而是来自西边十五六里路远的西流大队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杜越生的未婚妻的家在西流大队。

西流大队的那个姑娘叫岳彩琴，比杜越生小一岁。人长得挺漂亮，皮肤白皙，身材适中。一对眼睛不大，却是双眼皮。黑黑的一双眸子在弯弯眉毛下，明澈有神。瓜子脸庞后吊着黑黝黝的一双长辫子，显得纯朴而精神。岳彩琴说是初中毕业，也算得上是“老三届”学生，只不过她属于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。1966年6月“文革”开始，他们这届学生初中的课程仅读了一年，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。就其文